

鳳
凰

耿小的著

言情
小說

鳳

求

凰

義茂書局印行

此書著作權概歸著作人所有如有盜板翻印侵
害板權及排劇攝製影片皆由著作人依法究查

不許
翻印

鳳求凰

全書
實價
一冊
四角

外埠不寄費
著作人 耿 小 的
出版者 新北京報社
發行人 張 笑 塵
總售處 義 東打磨廠一九三號後院
書局

外埠
售處

天津

北馬路大通書局
北馬路蔚文書局
白衣巷北口外華北書局
白衣巷南口外華北書局

奉天小北門裏匯文慶書局
石家莊橋西石門印刷局
各省大書局均有代售

言情
小說

鳳求凰自序

自

序

1

有個朋友給我寫信說：「戀愛是孩子們的事。」我回信說：「太上忘情，太下無情。情之所鐘，正在我輩。」——雖然原來「太上」和「太下」不是指着年齡說，但我我是用來說年齡的。我並不是說孩子不會講愛情，他們的愛情，還更自然些：天真些。可是他們的變化快些，不如青年人的情，那很火熾，熱烈，永久。我們可以體驗，在很小的孩子哭的時候，只要給他一塊糖，他馬上可以止住哭，而破涕爲笑。成年人便不然了，有一點愁事，能够一天不痛快，假如他要是哭笑無常，倒許是個瘋子。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愛情這個東西，在成年人變化是不像孩子那樣快的。情，不在年齡大小，生活經驗和知識越豐富的人，情是越濃。因爲這樣，我才寫了這篇小說，這是寫成年人的愛的。這篇小說只能算短篇，在新北京報連讀登了兩個多月。中間有一段寫到愛的最高峯，居然有位道學先生來信罵我，我也不再辯了。由讀者

自己讀去吧。書仍是由那位印行「風火家人」的張笑塵先生出版，因為風火家人居然賺了錢。這書出來的時候，恐怕又要惹得新興雜感家「嘴裏不乾不淨。」但我也不能理會那許多了。新興的雜感家的嘴裏，永遠是不乾不淨的。

封面是一位美術家王玫小姐所繪，特此誌謝！

一九三九〇六〇十三〇寫於新民報中樓廿號

鳳求凰目次

第一章 明月黃華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章 願作比翼鳥……………三七

第三章 突變……………七四

第四章 終成屬眷……………一一一

言情小說
耿小的撰
鳳求凰

第一章 明日黃華

北京西城，是學校區域的，在臨着大街。有個大學校，除了教室校園運動場之外，另有一個院落，是辦公大樓，這一座辦公廳裏，樓上樓下，男男女女，差不多有一百多人，這也是一個小社會啊！這座樓的西南角上，有幾個很大的辦公室，一個是譯課，凡關於學校出版物，都由這兒管理；一個是庶務課；一個是文書課；這三個辦公室是緊鄰，較遠一點的是秘書處。秘書處的人物，都彷彿正人君子之流，個個岸然道貌，撰文弄墨，雅得令人冒酸水。人頭兒比較複雜一點的是庶務課，最近文書課來了一位年輕女郎。這位女郎看着有廿五歲的樣子，打扮得非常樸素，一雙秀眼，兩條劍眉，顯得又大方，又莊肅。女郎姓施叫施蕙英，她是個大家閨秀，所以態

鳳

求

鳳

1

鳳

求

鳳

度非常端重。她進到學校文書課以來，文書課到是沒有什麼，庶務課却騷然了。由課長到職員，莫不借着因由兒到文書課走走。以便多看施蕙英幾眼，調調膀子，或是找個碴兒說兩句，回頭到庶務課一宣傳。文書課的課員們倒都是很老實的，平常都很規矩，現在一有了施蕙英，越發規矩起來。文書課周課長，是一個老成而有架子的人，並不常到科裏，偶爾來一趟，大概看了看公事馬上就走，所以庶務課的課員們，更時常往這屋裏跑了。跑着跑着，不免就互相嫉妬起來，表面雖然沒有什麼，可是心裏都另攔上一股勁兒了。其實施蕙英小姐是一點兒也不知道。學校理有許多教授他們另有他們的休息室，不在這辦公大樓理的，這理有位青年教授蕭滌澄先生，蕭先生有三十二歲，穿着西服，細高身量，很像美國人的體格。他叫蕭滌澄，是文學系的講師，擔任些小說課程，人非常精神，而寫作也頗有經驗，因為他在報上時常發表著作，所以學校特請他担任功課。他最近正在整理一部著作，和編著講義，所以時常到文書課來自己接洽。因為他的東西引証外國書籍時候多，別人都下大懂，只得和施蕙英小姐說明。他是很客氣的，有時叫施蕙英很不安。施蕙英

未入校之前，便時常在報上讀到他的文字，同學朋友等等，差不多天天要談起的。所以給她一個很深的印象。她來到學校，很以不隨班聽講爲憾，這次蕭滌澄爲了講義的事，直接和她接洽，她覺得有接近他的機會，十分高興。每次見面，她總想把自己仰慕的話，和對於他的作品印象向他來說。但是終沒有機會。因爲蕭滌澄來了，光是談公事，談完公事，馬上就走，一句閑話不說，使她非常懊惱，以爲蕭滌澄看不起她。其實蕭滌澄是不知道人家會這樣崇拜他的。他今天又來到文書課，滌澄和施蕙英在談得高興。原來蕭滌澄今天看施蕙英眼睛，彷彿曾經哭過一回以的，不由說道：「今天的事，可以不忙，明天或攔兩天辦也可以，假如您有點不高興的話。」施蕙英道：「沒有什麼。我老想有工夫和蕭先生談一談，把我的過去，和蕭先生一個小說材料。」蕭滌澄料她一定有什麼委曲的歷史，不由分說道：「那麼下班後我可以來聽一聽嗎？」施蕙英道：「當然可以，我是想跟蕭先生說，如果蕭先生有工夫的話。」蕭滌澄道：「有工夫，有工夫。施小姐回去晚了可以嗎？」施蕙英道：「沒有什麼不可以，不過，回頭您聽了我所說的事情，您就明白我的環境了，

「蕭滌澄道：『好好，今天正好是第四點鐘有功課，我下了課，您大概也下班了，我們再談吧！』說此匆匆走了，施蕙英想到今天能把自已的事情，向一個明達社會人情事理的人述說出來，真是一生再也沒有這樣痛快的事，蕭滌澄又在社會上很有榮譽和地位的人，能够跟他談一談，也算是樂幸的事，她高興了。她一高興，庶務課的老爺們又啾咕上了，說她這時候又高興了，說不定是蕭滌澄把他拍舒服了。大家紛紛議論不提，鐘敲五下，各課陸續下班便把各文件都整理起來，同事都陸續步了出去，剩了她一個人，你正一幕一幕的想她過去爲情史，忽然外面有人敲門，她道：『請進來！』門開處，蕭滌澄進來了，她站起來，不知怎的，心裏彷彿總不安寧似的。蕭滌澄道：『施小姐！忙完了嗎。』施蕙英笑道：『完了，蕭先生有工夫嗎？』蕭滌澄道：『有！有！』說着兩個人對面坐了，施蕙英道：『本想和蕭先生到公園地方談談，比較清靜一點，可是同事的人太複雜，他們腦筋不清楚，隨便就許說出什麼話來，頂討厭了！』蕭滌澄笑道：『是！是！別人不是都像我們這樣坦白的。』施蕙英道：『我想把我的過去，和蕭先生談談，蕭先生要能够編成

小說，那我一生便不算白活了，我現在的環境，非常惡劣，有許多人勸我找出路，有許多人還不諒解我，我苦惱極了。我現在心已如死灰，我若是不看了我的小孩子，我早就死去了。」蕭滌澄道：「施小姐有了小孩子嗎？」施蕙英道：「是的。已經四歲了。」蕭滌澄道：「嘔，很不像有小孩子的啊！您還是這樣年輕！」施蕙英笑小笑，她道：「我已經快入墓的人了！」蕭滌澄道：「那裏話來？施小姐這般青春，正是活潑的是候，怎麼說這樣頹唐的話呢？」施蕙英道：「真是，我現在已心如死灰，我自竹村——我的先夫——一死，我哭了幾晝夜，我那是真是要死，皆因我看着孩子太難過。一說着，很淒然的樣子。蕭滌澄道：「施小姐是富於感情的，可是以後還是保重身體好，小孩兒也是很要緊的。那麼您和您的先生是怎麼認識的？」施蕙英道：「我在十六七歲的時候，我正在一個中學校讀書，那時追逐我的人很多。」蕭滌澄道：「當然！」說罷，兩個人全笑了，施蕙英道：「記得有一個年輕的學生，每天總是在道兒上等着我，他也並不跟我說話，只是看看我而已，我的車又走得很快，他每天老是一早就在那裏等着，不管是颶風下雨。以前我還不覺得，

後來天天看見他，覺得也很是奇怪，爲什麼他總在道兒上等我呢？我也不好意思問他。於也不知道他的姓名住址。日子總有兩三個月。」蕭滌澄笑道：「耐性也總算不少。」施蕙英道：「忽然有一天我的車子又走到那裏。忽然走近我的車旁。也不知扔上一個什麼東西，用紙包着，當然把我嚇了一跳，順手兒就把那裏包着的是什麼，我當時心裏很亂，彷彿又害怕又害羞，一直到了學校，跑到教室，便哭了起來，同學的都問我怎麼一回事。我對他們說了。她們說不要怕，我們送你回去。我想那個學生一定還在那裏等着我，我提心吊胆的。誰知到那裏，一點影兒也沒有了。第二天我還不敢一個人走。但是也沒有遇到他。一直到現在。這是一個例。」蕭滌澄道：「可憐可憐！」他不一定是怎麼難受，甚而致於自殺也未可知。施小姐那時應當給他一點安慰才是。即或不愛他，也是對他說明了好，好的多，免得他失望厲害了，真許害一條性命。」施蕙英道：「我那時什麼也不懂。」蕭滌澄道：「真的不懂嗎？」施蕙英道：「也許那時懼怕的心理，勝過愛的心理，所以愛的觀念一點也沒有了吧！」蕭滌澄點頭道：「這也是的，那麼以後

。』施蕙英道：「現在我該說我和竹村的事了。我們住了一所大房子，這所大房子一共幾個院子，我們因爲人口不多，我哥哥弟弟又全在外邊作事，所以我們僅僅住在最後的一個院子裏，前面門洞兒有兩間，是歸竹村他們家住的。他們的人口也很簡單，他的父母帶着他的妹妹住裏間，他住在外間。他的房子，收拾得很乾淨，因爲他喜歡畫畫寫字，他差不多整天悶在屋裏寫字，他不好出去玩，也不好說話，所以街坊都說他架子大，有脾氣，其實他僅是一個老實人而已。」蕭滌潄道：「嘔，老實人如何愛上您了呢？」施蕙英赧然笑道：「每天上下學以至出門，都要經過他的門前，他早就愛上了我，可是我還不知道。我和竹村的妹妹很好，整天在一塊兒，那時街坊都說大小姐沒身分，老跟她們在一塊兒。她們，甚至於他們的父母，對待我非常的好，因爲他們知道我和他的身分不同，門戶不相對的。別人都看不起他們，惟有我喜歡和他們在一塊兒，所以他們都喜歡我，並且還很尊敬我，竹村那時在大學念書，家裏那樣困難，還是這樣用功，所以我對於她是很佩服的，但我們那時候一句話也沒說過，有時我找竹村的妹妹玩去，和他見見面，可是也不說什麼，

我總見他在那裏寫呀畫呀的。」蕭滌澄道：「那是什麼時候？」施蕙英：「好像是春末夏初。」蕭滌澄道：「初戀是什麼時候起的？」施蕙英道：「我們簡直無所謂初戀熱戀，我們僅僅是很平淡的過着，一向是很謹慎的，一直到結婚前，也沒有說過多少次話。」蕭滌澄道：「這奇怪了，我希望施小姐很老實對我說了，其中不要隱瞞一點。我真不相信這樣就會結婚的。難道一個愛字都沒有說過嗎？」施蕙英道：「我們一向總是互相通信的，信裏面是一篇比一篇親熱，可是見面仍是不說話，所以我們聲明要結婚的時候，沒有人不驚訝的，誰也沒有料到啊！」蕭滌澄道：「這也真是別開生面，我還沒有聽說過光是通信而見面不說一句話，就能結婚的。」施蕙英道：「其間也見了幾次，談了幾次，但是都是很規矩的。」蕭滌澄道：「請您恕我冒昧，我要知道，當您接到他第一次談到求愛的信時，您是怎麼一種感想，您要知道，寫小說是注意心理描寫，實往往很枯燥，還沒有理想的曲折，您和竹村先生的事，您只要說一半，那一半我也可以想象得出來的。所以關於隨事上面，您只說個大概而已。關於心理方面我要知道詳細一點。因為各人的環境不同，

各人的感情不同，所以心理上的表現也不同的。我所要知道的是您接到他第一封求愛的信時，您是怎麼一種心理，您要能告訴我，我能給您寫得更動人一些。小說主人的個性，我能够知道，那麼我這小說就不會失敗的了。您能原諒我這樣的請求嗎？」施蕙英道：「這是當然的。不過我得想一想，因為那時感情衝動，是不容易記住的，愛人現在所能回味的，只是一個快樂就完了，在當時，並沒有想到他來要回憶假如那時，定能想着後來怎呢回憶，而努力回憶當時那情景，我當時的快樂就許沒有了吧！」蕭滌澄道：「這話說的實在對，比方我們現在的情形，我們也不是爲將來回想而說的種種話。」施蕙英笑道：「是的。據我現在想，當時我接到他對求愛的信，彷彿是很快活而有一點驚訝，固然，我那時也曾想到，他或者也有一着的，並且我曾想了應付的方法，然而接到他的信時，仍是不安寧起來，自己想鎮靜也是不成的。」蕭滌澄道：「他的信對您是怎樣稱說呢？」施蕙瑛道：「以前他稱呼我爲大妹，因爲見面也是這樣稱呼的。後來，這封信，突然稱呼我道起來。」蕭滌澄道：「內容都說着什麼呢？」施蕙英道：「先光是談談學問等等的話，這封信便忽

然談些向來沒有說道的話。他說：「蕙，當你同另一個人說話時，不知爲什麼我竟這樣的嫉妒。我想着你，你想老看着你，我見着你，便高興起來。我見不着你，我便好像失了主宰。我簡直一切的生活事業，都是爲你而作。我說不出來愛慕你的心：——」她一邊說着，蕭滌澄一邊笑着，她忽然羞赧了，她道：「蕭先生爲什麼笑？」蕭滌澄道：「我覺得您的記憶很好，居然能背下那篇信來。」施蕙英笑道：「的確，那一篇信，我翻來覆去的，不知看了多少遍。」蕭滌澄道：「您接到他這封信後，回覆他了嗎？」施蕙英道：「回答他了。內容，我想您一定要問的。」蕭滌澄笑道：「是的，您真是聰明絕頂，施蕙英笑道：「我回答他的，您一定很失望。」蕭滌澄道：「爲什麼我會失望呢？」施蕙英臉紅了，她道：「不，我說錯了，我想您一定以爲是很纏綿的吧？」蕭滌澄道：「也不見得。這樣一說，一定是叫竹村先生決望的了。」施蕙英點頭道：「是的，不過我是故意這樣寫，我想信他還會再接再厲的，不會灰心的。」蕭滌澄道：「您倒是會擒會縱。哈哈！」施蕙英低頭笑了。又說：「果然他又給我一封信。」蕭滌澄道：「您們通信是怎麼通法吧？是當面交給您嗎？」